

浪花

林默涵著



浪 花

林默涵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55 字数 9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 $\frac{1}{16}$ 插页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0) 9.50 元

前 言

这里收入的，是我在近十年中所写的杂文的一部分。按照写作的時間和地点編为四輯。除了最后一輯的几篇以外，都是全国解放以前写的。

文章大部分是攻击敌人和針砭时弊的；一部分是有关思想問題和文艺問題的感想，或者是关于这些問題同朋友們进行的論辯。有一兩篇文章中所指責的当时站在敌对方面的人，今天已經同人民站在一起了，但这些文章仍旧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讀者可以当作历史的材料看。

这十年中，中国和世界都發生了惊人的变化。我的这些小文章，当然不能反映这个壯丽的大时代。現在把它們輯印成書，名为“浪花”，是表示它們不过是这个偉大十年的时代狂濤中一閃即逝的浪花而已。我是以十分慚愧的心情向讀者献出这本單薄的小書的。

作 者 1957年1月10日

目 次

前言.....	1
---------	---

第一輯 (一九四三——四四年写于延安)

打倒穷困.....	2
面包师与餅干匠.....	5
打破旧观点.....	8
两个悲剧.....	12
“笑嘻嘻”的“人”們有福了.....	17
国民党删削辞典.....	19
何必装腔.....	21
未死的阿Q.....	24
偶感.....	27
誰是中国人.....	29
为人民的精神.....	33
高尔基怎样和“害虫”斗争.....	37

第二輯 (一九四五年寫于重慶)

人頭蜘蛛·····	44
論“家丑不可外揚”·····	46
兩種迷信·····	49

第三輯 (一九四七——一九九年寫于香港)

垂死的“流氓文化”·····	54
又一種審判法·····	56
死與生·····	58
諷刺和歌頌·····	60
論女子服裝何以多變·····	62
平凡之驚人·····	65
尋根究底·····	68
擠出時間來·····	71
吉訶德和桑科·····	73
天上與人間·····	76
關於“浮生若夢”及其他·····	81
從高爾基學生活·····	88
尼古拉和聖凱香·····	91
吃人的歷史該結束了·····	94

过程.....	96
說“小”.....	99
女人的路	102
漫談“香港小姐”事	106
当心拆台	109
“帮忙”也要吃馬糞	113
獅和龙	116
新郎与死尸	122
胡适与胡蜂	125
拙劣的化粧师	127
实践与創作	129
文艺学习上的一个问题	132
文艺与自由	136
从蕭軍問題談到批評問題	140
从阿Q到福貴	147
我們应有的思想准备	152
沒有“笔”的悲哀	154
“英雄”与女人	157
战犯与上帝	159

第四輯 (一九五二——五四年写于北京)

中国人民的宝贵品德	162
鲜明的对照	165
丹尼斯同志,我們和你在一起!	170
羊皮遮不住狼牙齿	180

第一輯

打倒窮困

人們常常說：“貧窮不是罪惡。”這句話，其實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完全對。照我們看來，貧窮分明是罪惡的產物：是因為世界上有了一些寄生蟲們，他們雖然數目不多，却吞吃和占有了勞動人民所創造出來的幾乎全部的財富，剩給勞動人民的，只有貧窮、疾病、虱子、臭蟲罷了。

所以，貧窮雖然不是窮人自己的罪惡，却分明是那些寄生蟲們的罪惡，為了他們的無餓的貪欲，大多數的人不得不饑餓地工作着。但如果我們安於窮困，便也是一種罪惡。因為安於窮困，那就是說不要改變這個不合理的世界，讓那些寄生蟲們仍然愜愜意意地騎在我們脖子上，讓那些希特勒之流的惡棍們統治全世界，他們的唯一任務，便是吞吃一切，散布貧窮與死亡；這結果，將不只是我們自己的滅亡，而是全人類的退化和毀滅。

我們反對那些虛偽的贊美貧窮的說教，他們慷慨地預約給你來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個現世的馴羊，一任他們剪毛剝皮，死而無怨。我們也反對那種像陀思妥耶

夫斯基所宣揚的以貧勞受苦為崇高的觀點，我們不要那種阿Q式的叫化子的驕矜，我們的理想，是要使全世界的人們都脫離窮苦的暗溝，而跑到富裕生活的陽光中來。

我們要打倒窮困。

要打倒窮困，就得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世界，这个旧世界建立了一种罪惡的制度，使得少数的寄生虫們可以公然掠奪大多數的勞動人民，而且，竟以這種塗血的惡行為道德，為合法。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撲滅蜘蛛的工作，而日本軍閥和希特勒正是蜘蛛里面的大蜘蛛。

但摧毀了不合理的制度，還不一定就能得到富足的生活。撲滅了寄生的蜘蛛，不過是消除了人為的製造貧窮的條件罷了，要真正的富足起來，還得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生產。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打破人為的枷鎖，而且要打破自然的枷鎖。自然界對於人類是慷慨而又小氣的，它一方面供給人類許多生活資料，另一方面卻又加於人類許多可怕的災害：旱魃、洪水、颶風、地震……。它的盲目的力量，總是頑強地阻礙或破壞了我們的生活和勞作，它還造成了許多無用的荊棘，霸占了谷物生長的地盤。和自然界的鬥爭，是與和人類害虫的鬥爭一樣需要最大的智慧、勇敢和血汗的，而且這個鬥爭是自有人類以來就開始，還要永遠地繼續下去的。

斯大林同志說得好：“……赶走沙皇衛队，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可是，單靠一个自由，可惜还是千万不够的哩。如果谷米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末單靠一个自由是走不多远的呀。單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呵，同志們。为要保証享受优裕快乐生活的可能，那末除了政治自由幸福而外，还要造成物質幸福。……”（“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我們不是用掠夺別人、踏倒別人的办法来得到物質生活的幸福，而是联合大家的力量来“掠夺”自然，战胜自然，使自然的盲目的力量成为我們的俘虜，变成我們的奴隶。是的，我們的力量还很不够，还没有能成为支配自然的“巨人”，但我們是正在向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走着，我們的責任，便是尽我們能力所及的努力做去，使人类由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的过程更加縮短。

我們一定要打倒穷困，一定要为丰衣足食而奋斗。生活快乐了，工作起来，就一定更加有勁，战斗起来，也一定更加矯健勇猛而获得更加輝煌的战績。

面包师与餅干匠

艺术应当为大众服务，这是不成問題的了；可是，要服务于大众，不是口头說說的一句話，要紧的，是拿出为大众所需要，所爱好的作品来。大众的需要是很多的，我們的艺术家所給的却太少了（和需要对比而言），而且，就是这很少的一点点，也恐怕不見得合乎大众的要求。列宁說：“当工农大众需要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們應該把甜美的餅干給予一小部分人嗎？”我們的艺术家中，不少立志要做一个高明的面包师的，然而，还有一些人一心一意地想做餅干匠，恐怕也是事实，虽然他們所制造出来的貨色，并不一定甜美。

列宁所說的“黑面包”，当然不是指艺术的粗制品，而是指的营养丰富，能使大众吃得飽并从而健壯起来的食粮。那外表精致的甜美的餅干，是只合供給少数害腸胃病的人們去細咬慢嚼的。

这种艺术和大众脫节的原因，当然不只一个。但我以为：其中之一，是由于艺术家和大众之間还隔着一个很大

的距离,这不但是生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过一句意义深長的話:“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对別人所不感到兴味的事發生兴味的。”而我們有些艺术家却恰恰相反,他們所醉心的,正是自己的一点点美丽的幻想,几声寂寞的嘆息,一曲感伤的悲歌。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是大众所感到兴味的。虽然有些作家是用否定的态度来表現这些,但这种情感是和他相处得太長久、太亲密了,像一个久恋的情人,即使在破裂的时候,也不免帶着依依不舍的柔情,使人觉得那些狠狠的决裂的言詞,都只是一种賭气的話,只要他的情人一回头,他就很可能又扑了过去的。这种情調,只能得到一些和他相同的知識分子的同情,和工农大众是沒有緣分的。

不錯,我們的艺术也写工农,但那些人物,有許多实际上不过是換了工农服裝的知識分子,不但那思想和感情不是工农的,甚至于連化裝也不高明;不管作者給他們臉上塗得多么黛黑,也遮盖不住原来的蒼白,使人一看,就認得出他們其实还是一些动不动就爱嘆气流淚的知識分子。

我們的艺术家如果不徹底抛弃这种知識分子的情調,不脱离这个狭小的几乎近于自我陶醉的圈子,不放开胸怀,去感觉大众的脉搏,去关心大众的要求,去以大众

所感到兴味者为有兴味；那末，即使主观上想要为大众服务，也恐怕很难服务得上。大众是不知道这种“寂寞”和“感伤”的，也不需要这种“嘆息”和“悲歌”，那种十足知識分子的調头，在他們那里决引不起回音。他們沒有閑情来品尝那些花花綠綠的餅干屑，他們所需要的是富有滋养的黑面包——真实地表現他們的倔强的生活和斗争姿态的作品。那里面，应该有他們自己的呼吸，自己的面貌，而不是叫他們站在旁边去莫名其妙地鑒賞知識分子的啼笑和悲欢。

大众需要的是面包师，而不是餅干匠。

可是，要做这样的面包师，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几乎等于一次脱胎换骨。最主要的，是要把一向有意無意地藏在心中的知識分子的优越感丢掉。我們这些知識分子（其实是半知識分子），虽然口头上是尊重大众的，而在內心中却往往輕視他們，把自己看得高出众人，什么“土地之鹽”啦，“太陽的孩子”啦，漂亮極了，仿佛自己便是“光明”和“幸福”的制造者，沒有他，連地球都会毁灭一样。这样就使他容易滿足于鼻子下面的小圈圈，并且把它放大起来，簡直就像是一个地球了，而站在里面的他，就好像是站在地球的中心，什么大众，根本不在他眼中。扔掉这种知識分子的自大狂的时候，早就到了，問題只在于我們自己有沒有决心。

打破旧观点

托尔斯泰曾認為：“艺术家在物質需要里的安全，是对于他的創造性極有害的条件，因为艺术家既然不需要和自然奋斗，以維持自己及他人的生活，便同时失去了感受情感的机会和能力。”（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論”）

这些话，自然不是完全对的。我們不以为艺术家必須受苦才能創作，实际上，物質生活的过分窘迫，倒正是妨害艺术創作的条件。誠然，肚子里填滿了魚翅海参的人，决想不到吃观音土的人們的心情，但如果艺术家也只有观音土可吃，拖着一个消化不良的腫脹的大肚子，是再也創造不出什么艺术品来的。即使要描写吃观音土的情感，也必須到了不必吃观音土，而至少有了几口稀飯可喝、几片面包可噉的时候。

但我以为，托尔斯泰的話，至少有一部分是不錯的。那就是：艺术家如果脫离了为生活的斗争，他就將失去了感受情感的机会和能力。而沒有这种生活斗争的真实的情感，是不能創作真正的艺术作品的。

这为了生活的斗争，在我们，当然不是指狭义的为了个人的生活，而是指广义的为了全阶级以至于全人类的生活。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是和大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到生活的斗争中去，就是到为大众服务的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去。

可是，要到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去，口头说说固然容易，做起来就不免遇到困难。抗战以来，艺术家上前方的，是听到许多了，其中自然有不少真正在炮火下奔驰苦干，出死入生，甚至于以身殉职，像我们的丘东平同志，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然而也有不少与其说是上前方，倒不如说是特殊的官费旅行。走马看花地跑了一圈，道听途说地搜集了一些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回来就竟然要描写前线，这样子，如何能产生出好作品来？

困难当然不止一个，但我以为，最大的困难，还是出在自己身上。那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到实际工作中去，总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去的。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工作，而是为了找材料。所以，那些艰苦琐碎的事务，他是不屑干的，因为那样，就会妨碍他的艺术创作，在他看来，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者即使干，也是抱着为了要借此能找到更多的艺术材料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出于对于工作的热忱。工作